

随便讲

□翠 花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先生开心地告诉我，上午市局开了表彰大会，他荣立市级三等功，戴上了大红花，荣誉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明天下午我们分局准备召开先进警察家属代表座谈会，局里邀请你参加，我们局长亲自去祝贺，你也去光荣一把哈，还有，大家推荐你作为先进家属代表，在会上说两句。”

说两句？说什么？说我们家老沈两眼一睁忙到熄灯，这个荣誉当之无愧？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和我一样忙的人多了去了，我也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要说说你当警嫂的感受。”老公急了。

老公一点拨，我倒是有了感受。

“要说感受，太多了，讲半天也讲不完呐！”我放下饭碗，讲话的欲望来得这么突然，以致饭也不想吃了，“感谢局领导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一定好好讲几句，多讲几句行吗？”

“没关系，只要是心里话，随便讲。”

话虽这么说，但是老公显然还是不放心的：“你不要忘记先要感谢领导的培养啊！还有，今年我们局里都有哪些大的荣誉你都知道吗？”

真是大啰嗦了，局里只要是不涉及机密的荣誉，有哪一样我没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起过？局里的荣誉比他个人的荣誉让他兴奋多了。

晚上躺在床上，我打起了腹稿，随便讲，讲些什么呢，总要有头绪吧，不能过多地表扬老公，这样他会翘尾巴；也不能自诉太多的辛苦，这样人家不把我当阿毛的娘才怪！但是，不管怎么说，下面几点是必须要说的：一、对分局今年以来获得的荣誉是要表示欢欣鼓舞的；二、对分局这几年来在硬件和软件上所发生的巨大的进步是要表示感到骄傲的；三、对老沈同志今年取得的成绩是要对领导的培养和指导表示感谢的；四、对于分局给我们全体百姓带来的平安上的保障是要表示感谢的；五、最后对全体在座的领导、亲爱的警察叔叔们、各位任劳任怨的警嫂们提前拜个年。这样方显本警嫂的大气嘛！当然，既然机会来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万万不能不说的，对于这个从不顾小家的老公，我还是要在领导面前诉几句苦的！

思路一理清，我酣然入睡。

第二天下午，我打扮一新，准时赴会。

应该说，局里对这次座谈会的安排是非常用心的，有专业的解说员带我们这批警嫂参观局里展厅，参观我们的老公们平时工作和休息的环境，还有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现场……

座谈会按计划顺利进行。会场里播放了上年所有受到表彰的二十几个警察的工作片段，心里有些小小的激动；打击盗窃、缉毒扫黄、抗洪救灾，一线警察的荣誉可以说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正是他们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付出，才有了我们这方百姓的平安啊。我也看到了老公的几个镜头，工作确实是做得有目共睹的。看到这里，有点小小的心疼，算了，回到家仍旧把他当老翁供着吧，他的工作也确实辛苦呀。

局长出席了会议，他对我们各位警嫂在老公背后默默地支持和付出表示了感谢。局长和蔼地让我们随便谈谈作为警嫂的感受，说可以随便讲。

我的发言按腹稿进行到第三条，局长插话了：“他个人工作确实非常努力，你在家辛苦啦。”局长的插话打断了我的思路，这么一安慰，突然激起了我对老公的英雄崇拜。“不瞒你们说，我们家老沈是我心中的偶像！”一言既出，下面掌声一片。怎么个偶像法，大家



都想听我说一说。

这可是我的临场发挥呀。

“我真佩服他工作的用心。一次，我们在一起在所大学用餐，大学里就餐高峰期人多，菜多，食堂工作人员就这么几个，看着他们井然有序地快速进行，老公深有体会：人家每一道菜都编上了号码，点菜时报数字，能不快吗？食堂工作人员不多，工作量这么大，人家是怎么安排的？经过老公的观察，他发现，人家食堂用的是洗碗机，用机器来代替人工，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两个发现让他兴奋无比，他说，我们单位的食堂也可以参考他们的工作方式，回去提交整改方案！老沈同志的忘我工作还表现在他在家时脑子里还是在想着单位的事情。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他开始在饭桌上办公：一张纸上一条条地列出明天要做的事情。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明天上班，做完一条删除一条，等到晚上下班前看看，这些任务全部被删除，心里真的很轻松。”

“他的工作忙更是不用说了，以前在部队，结婚以来每个年三十都拖着我们娘俩一起在部队过年。本想着转业后可以轻松点，没想到还是这么忙，安保任务来时，不说24小时不在家，简直是72小时不在家。有时候我也调侃他：少了你地球又不是不转！但他对工作的认真和执着却无法改变……”

说着说着，好像有点跑题了，这哪是诉苦呀，简直就是老沈同志英雄事迹报告演讲呀！不能再说了，要调转方向！这么好的机会，怎能不诉一下苦？

“老公把我培养成了女汉子，他自己却什么都不用干了，家里马桶堵了，他会大声喊我修理；停电了，他会在书房大声喊我看一下配电箱。我有时候很生气，说，这都是男人的活，怎么变成我个女人做了？他也不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台下哄堂大笑！我心里的委屈却上来了：“今天，既然他不在现场，请局长帮我带个信给他，我有个真情告白：如果有来生，请不要再让我遇见他！”

“啊……”现场的气氛一下子有点异样。

“不过，这辈子就这样吧。”我说。

两件羽绒服

□陈洪娟

老公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老公说，军功章里也有我的一半。星期六，他带我去逛街，说要好好犒劳犒劳我。

说实话，我已经好久没和老公一起逛街了。我买了一双鞋子，买了一条丝巾，又在商场看中了一件羽绒服，款式新、质地好，就是价格有点贵，我有些犹豫。老公看出了我的心思，劝我说：“中意就买下吧，嫁给我这么多年，也没给你买过什么好衣服，真是委屈你了。”在老公的一再坚持下，我终于买下了那件羽绒服。接着，我们又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好多零食，大包小包一大摞。临走的时候，又买了一只微波炉。家里的微波炉很旧了，早就想换一只了。

我们在商场门口招了一辆出租车，送到我家楼下。我家就住在一楼，下车的时候，热情的司机看到我们大包小包不好拿，还帮我们把微波炉送到家门口。

进了屋，我和老公整理着刚买的東西。忽然，我惊出一身冷汗——那件羽绒服不见了。肯定是遗忘在出租车上了。刚才包包袋袋太多，下车时，我以为老公拿了，老公以为我拿了，结果谁也没有拿。老公连忙冲出门去，然而出租车早已无影无踪了。

“看来我是没福穿呀，这2000多块钱白白打水漂了。”我心疼不已，泪水都快要流出来了。老公安慰我说：“别急，我看那出租车司机人很好，兴许他发回会给我们送回来。”我叹了一口气，说：“但愿吧！”

我们在家焦急地等待着，可是一直到晚上，也没见那个司机来。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正好休息，就一直等在家里，大门都不敢出。可是一天过去了，我望穿秋水，依然没能盼到。

晚上，老公回来了，我沮丧地说：“看来没指望了。”看着我闷闷不乐的样子，老公说：“再等等吧，可能司机有什么事耽搁了，说不定明天就能给咱们送过来了。”看着老公很有信心的样子，第二天，我向单位请了假，又等在家里。

到了下午，有人敲门，正是上次那个司机，手里拎着那件羽绒服。他不好意思地说：“这两天我送个客人去了趟省城，等我发现你的衣服时，已经在路上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送过来，真是抱歉！”我接过衣服，连声道谢。

拿到衣服，我本想打个电话给老公，看看时间，女儿快放学了，就赶紧先去学校接女儿。等我接好女儿回家时，老公也到了家。我正纳闷，老公今天怎么提前下了班？老公一见到我，兴冲冲地迎上来，手里还捧着一件羽绒服，高兴地说：“老婆你看，那司机刚才给我们送衣服来啦，还没走多远呢。那司机还向我道歉，说这两天感冒没出车，送迟了。”

我愣住了，然后什么都明白了。我轻轻拉开衣柜的门，里面也挂着一件羽绒服，和老公手里的那件，同样的品牌，同样的颜色。“那个司机已经把衣服送过来了。”我告诉老公。老公摸摸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老婆，我向你撒了谎。我以为那个司机不会送衣服来了。我不想让你为丢衣服而揪心，就去商场又买了一件。趁你去接女儿的时候送回家，想给你一个惊喜……”

“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一头扎进老公的怀里，眼睛湿湿的……



投稿信箱：jz@cmb.com.cn

插图：严勇杰



余秋雨：记忆文学

88

“骂得好！”这是电话里传来的支持，打电话的是齐华。

“你看，隔天一个美国女演员再说上天惩罚中国，也就被你预先骂进去了。”齐华说：“但让人生气的是，几个中国文人还在网上胡闹，包括两个一直诽谤你的人。”

“他们在胡闹什么？”我问。

“他们散布谣言，说这次地震是建造三峡大坝引起的，要求审判决定建造的高官。还说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被政府隐瞒了十分之九。又说全国的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总之，他们一心要把这场生死抢救，变成政治斗争。”

“有人相信吗？”我问。

“有。”齐华说：“我看到大学里不少知识分子对救灾行动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本能地相信谣言。普通民众也有相信的，听说这两天的献血、捐款都受到了影响。”

放下电话我就对妻子说：“灾难中的谣言和挑拨，就像一场核裂变，后果无法想象。明天我就去灾区，一定要用亲眼看到的事实，揭穿那些谣言。”

一到灾区，处处震撼，很快发现这儿有很多事情需要文化人来，可惜文化人来得太少。

例如，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家人的遗体长途跋涉，这非常令人感动，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一定要上前劝说，请他放下。他坚决不放，周围的民众又激情地站他一边，这就需要运用文化理性，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

又如，堰塞湖危在旦夕，几十万人必须撤离。但是那么多已经受伤的灾民不愿远行，那就必须一千遍、一万遍地含泪劝说，小心搀扶。

那天，两位救援医生告诉我，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在跪地请愿，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承建者。医生说：“他们举着孩子的照片，就像灾民背着家人的遗体，是一种特殊的悼念方式，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毫无疑问，必须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可恨的是，网络上有些人企图借此闹成政治事件，说这次地震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离开医生的帐篷后我一个人在路边想了很久。32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居在浙东山区，偶尔下山看到街上贴着的报纸，标题都是“批邓抗震”，而且一定是把“批邓”放在“抗震”前面。到处还在开批判会，也说是天灾，是人祸。很多农民还以为，地震是邓小平带着几个“当权派”钻到唐山的地底下引爆出来的。现在，类似的论调又来了，把政治对抗放到了生死救灾前面。其实，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中的表现，一点儿也不比外国差，可以比

较。

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政治。实际上我在辞职之后二十年已经彻底远离政治，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经常有一些政治口号人人皆知而我不知，闹过很多笑话。但是，远离政治并不是远离真实，远离理性。我前些天也主张立即从法律上严惩建筑罪人，但到灾区一看，就知道很难以倒塌来论罪了。这话，应该告诉那些家长。

康德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家长》，请人帮助在网络上发表。我说了两个要点——

一、你们的悲痛，也是我们的悲痛。但是此刻请你们听我含泪劝说一句：巨大的天灾尚未解除，紧张的抢救火烧眉毛，堰塞湖的危机悬在头顶，请你们赶快站起身来，与医生一起，回帐篷休息；

二、我呼吁有关部门尽可能在废墟中寻找劣质建筑的实物证据，从法律上严惩相关的不法之徒。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倒塌现场又因抢救而经过多次翻扒，要从法律证据上论证倒塌的罪责可能有很大难度。因此，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情，必须尽快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

我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三位家长给我写了感谢信。他们说，有一批家里伤亡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也来参与了劝说。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任伟